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冷眼觀 第十回 駐洋場虛心探社會 遇翻黨無意得機關

卻說我一人住在上海，光陰如箭，不覺兩度蟾圓。那北京的兵燹，已逐漸復元，雖乘輿播遷，而神京不致陸沈，得以東望都門信馬歸，實為不幸中之大幸。一日，忽見著同寓的一個廣東人，我無意中間起：「貴省有個何西林孝廉，足下曾否識面？」那人聽我問何西林，對我臉上望了一眼，答道：「何西林何老三，你先生是在哪裡認識的？」我道：「他同我是世弟兄，庚子年到上海，還是我陪他從廣東一路來的呢！」那人聽了，皺著眉頭道：「他自從那年挑了一個福建的知縣，由京裡回家，就亡故了。如今他們老八何黼庭，已由拔貢朝考，用了浙江知縣，聽說目下正署紹興府山陰縣呢！」我驟聞之下，不禁一陣酸心，異常難受，急忙說了些別話岔開。回想前年就要探訪租界各種社會的騙局，只因有何西林同行，未得如願。刻下一人在此，行止自由，很可以將前次未了的心願料理起來。不獨可為旅行之助，增長閱歷，亦可以消磨日月，聊以卒歲。當時宗旨已定，換上一套簇新時式衣履，帶著銀錢，出了棧房門，信步走去。一轉彎，便是四馬路，看見有一個東洋人，被個年輕的女子拉著衣袖，後面滔滔不斷大陣閑人跟著，都拍著手笑道：「看拆餅頭呀！」我聽見是拆餅頭，也挨上去隨著他走。

不多時，已到一家茶館門前，那一起閑人簇擁著這對男女，如潮水般湧上樓去。我方立在門前，看那茶館招牌是四海昇平樓。那起閑人，早被樓上堂倌趕了下來。我當時分開眾人走上去，在那一男一女的桌子旁邊，泡了一碗茶坐下。只見有幾個戴外國帽子，身上披一口鐘的人，在那裡高談闊論。內中最討厭的是一個黑團胖臉高顴骨，穿著一身孝服，那帽上的黑結子，倒比二號酒杯還大。豎著一雙大姆指頭，口中說了一嘴不完全的上海話，聽他說話後尾，也號志是我們揚州的光景，頂會拿班做勢的，在那裡向東洋人威嚇。我心中一時不解，怎麼他們太和魂武士的國民，也腐敗到這般地步，居然軋起餅頭來呢？又見那女子連哭帶說的嚷了一遍，穿孝服的人向著東洋人拍著臺子恫喝，叫他快點兒招，免得喫大菜。我心中聽到這句，格外不明白，無奈那人總是不開口。後來被逼不過，剛說了一句「我不知道」，早被那穿孝的人，走過來伸出鼓槌似的手，連頭夾腦，就是一頓巴掌，打得那人兩頰帶太陽登時紅腫起來。我在旁觀，甚為不平。再看那鄰桌上喫茶的人連看都不去看他。我心中雖不知道這起人為何如人，然看他那副兇惡形式，已猜著八九分不是善類。我就借著燃火吹為名，走到茶水爐子旁邊，向一個江北口音的堂倌問道：「鄉親，我請教你，那張桌上東洋人，同那起男女是甚麼事？怎麼那個東洋人被打得動都不敢動，是個甚麼緣故？難不成得罪了他，不怕他有領事幹預麼？」

那個堂倌見我問，一味的抵著嘴笑，不開口。倒是旁立的一個堂倌向我上下看了一眼，插口道：「呸！你先生可是問那桌拆餅頭的人？」我應道：「正是！甚麼拆餅頭？怎麼會這個東洋人挨他們的罵呢？」那人道：「他是個甚麼東洋人！原來你是外路客，不曉得如今的風氣。刻下不問是甚等人，祇要把辮子剪掉，換上一身外國裝，再將那哀皮西地二十六個字母略微念熟了，無論他是真出洋假出洋，就可以一律充留學生。遇著鬧出事來到官，還可以佔點體面。聽說這位也是在家裡父兄面前掛著出洋遊學的幌子，騙了千把洋錢，走到上海來。還沒到兩三天，就在丹桂戲館裡碰見這位包人窮的賤貨，糊裡糊塗兩下談甚麼自由結婚。我真告給你聽就是：上海如今通行的軋餅頭，兩個人初妍的辰光十分要好，在大馬路盆堂弄租了小房子，今日跑馬車游樂園，明日看馬戲喫大菜。不到一個月，你想，千把塊洋錢，他自己從家裡到上海，再除去衣裝川費，已經成了八五扣。甚麼八九百洋錢，在上海地面，又遇著這麼一個包人窮的爛污女人，還經得起浪用嗎？再者，這女人本來就妍了一個包探的夥計，叫做甚麼『老虎大舅舅』，同這位游學生一上就愛錢不愛人入手的。目下錢用幹了，他還不識死活，日夜的戀著。叫他回家，他又不肯回家。叫他讓讓路，他又說我們遊學生名譽要緊，不能做烏龜。他們靠著皮肉喫飯的人，生性只懂得前客讓後客，烏龜讓嫖客，如今弄了這麼一個沒辮子抓的人，進出跟著走，錢又沒得一個，還要死命的三禮拜六點鐘，你想，就是這女人回不過他從前的一番情面。他那老妍頭在探夥名下，是拿不穩有出息的，全靠著這麼一隻活元寶，怎肯被他盡著不放手？所以這幾日索性想出一個看家的法子來，誑說那女子妹妹有副金手鐲，被那遊學生偷去了，問他，他回不知道。今天早上又在他的大衣插手袋裡尋出一張當票，剛巧就是那副金手鐲的原贓。得著這件憑據，想要他自己嚇得逃走，誰知他不知租界的利害，以為理直氣壯，還想到茶會上來洗清身子。」

說著，又輕輕的用手指與我看道：「那打他的人，就是他的靴兄弟。這是個最惡的東西，我們一年眼睛裡，也不曉得看見他冤枉多少好人呢！」我又問道：「他既這樣深仇大恨，怎樣還說要請他喫大菜呢？」那人道：「哎喲！你先生真是個老實人，這是他們當流氓的一句口頭禪，忌諱說進外國牢，就變個別名叫做喫大菜。他見他又沒有錢，又佔住妍頭不放，倒恨他不死，還有心請他喫大菜呢！你沒聽他說免得喫大菜，那個免字的神理，可是句好話麼？」我笑道：「這倒不是妍頭，直是拼命了。」那兩個堂倌聽了，都笑將起來，說道：「先生，你這句話倒像老白相，上海通統是先妍頭，後拼命，沒有一個是好開交的！」我再看一看那桌上的人，還在那裡耀武揚威的亂嚷。我雖不是遊學生，究竟天涯同客，未免有一點免死狐悲，不便盡在那裡看笑話，見他們期負他，我又愛莫能助，何必徒亂人意呢？只得會了茶錢，抽身走下樓去。

我看一看表上的面針，才交未正一刻。這日剛是禮拜，各戲園照例開演日戲，我心中想：「不如還是去瞧戲罷！倒還熱鬧點。」正要朝丹桂那邊走，忽從迎面來了一人，坐一輛橡皮馬車，打從四馬路石路口經過，一眼看見我，忙叫馬夫停了車跳下來，同我執手道闊，慇懃話舊。原來是十年前在南京的一個老朋友。他是江寧駐防旗人，名字叫做穆克德薩，表字柔齋。當時見他異常戀舊，我又是獨在無聊的時候，覺得遇著這樣一個朋友，十分湊趣。柔齋就拉我同坐馬車，一面向我說：「小雅，我們多年未會，今日請你到你的一位老相好那裡去坐坐！」一面朝著馬夫說了一聲「三馬路朱寓」，那馬車已是如流水一般的行走起來。

我方要同他分辯，說我在上海並未開煙戒，你又未同我遇過第二次，這老相好是從何說起？他遞了一枝雪茄煙與我，一味的嘻皮笑臉的說道：「小雅，你見了面就知道了。那時候還要謝我一桌雙臺呢！他是你的花襲人，瞞別人須瞞不得我。」我被他花襲人三字，說得我心動了一動。早見那輛馬車已在家門首停下，馬夫跳下車，開了車門，我抬頭望去，見門頭上掛了許多五顏六色的招牌，正中有一扇花標金底黑字是「廿四橋朱寓」。柔齋便指著這扇牌子，對我笑道：「你看別人家無論哪裡人，都照例寫著姑蘇某某。獨你的貴相知，單要把這揚州兩個字寫在花標上，豈不是恐你來尋他認不出門徑麼？」我說：「柔齋，我許多年不見你，怎麼一種沒遮攔的口還未改掉？」說著，那客堂裡的外場打雜，已扯著皂隸嗓子，喊了一聲「客到」。接著，房裡大姐娘姨，一個個手忙腳亂的打起門簾迎接出來。

有一個年輕的大姐，搽著一臉的濃胭脂，身上穿著一件銀灰外國緞時花的夾襖，下面罩著一條元青縐紗大腳褲子，裙下雙鉤雖不瘦削，然較諸那金蓮仄仄，反覺他一雙天足，嬌小玲瓏，別饒趣味。且步履之間，亦甚搖曳春風，柳腰款段。朝著柔齋低眸一笑，口中說道：「穆大少是發財人呀！今日怎樣有閑工夫，到我們這個小地方來白相哪？」柔齋還是一味的頑皮，對他打著蘇白道：「儂為著儂格先生一個老客人，白白地同著一道來格屋裡白相相哉！」我偷眼看去，早見那房間裡立著一個人，裝束雖與從前不同，然而舉止神情，依然如昨，未免情不自禁，搶一步近前叫道：「素……」我才說出一個字，已是咽不成聲，淚珠滿面。再看一看他，也是斷腸人遇，熱淚灑樽前。兩樣心腸，一般懷抱，卻把柔齋嚇得站在一旁發怔，口裡連連的道：「不該！不該！都是我不好，要先把一聲素蘭的信，或是同小雅說明瞭，也不至於叫你們相對傷心。」又走到我同素蘭耳邊，鬼鬼祟祟的道：「快些不要這樣！被他們不知道細底的人傳出去，這上海非比別處，報館裡的訪事，比德律風還快呢！」又對朱寓道：「一經蜚短流長，於你實業界上是有大影響的。」素蘭勉強帶淚，笑著喊道：「阿二，你也不來管管你的老爺，由他在這裡有得沒得的瞎說。」只見適才在房外著銀灰外國緞夾襖的那個大姐應道：「先生來哉！走進房，便揪著柔齋耳朵，要他求饒。房裡娘姨趕忙送上熱手巾蓋碗茶。」

我略定了定神，想道：「怪不得柔齋在路上同我鬧甚麼花襲人，是為著素蘭同我有初試雲雨情的秘密關係。」忽然聽著素蘭問

我道：「你自從送你們老太太回去，嗣後可到過南京沒有？」我因為有小安子向我說，素妹妹有話交代他同我講。我後來被事一岔，就未曾去的一層事在心裡，恐怕他知道多心，意欲答應去過一次，又要想答應未曾去過。正在躊躇不決，素蘭又冷笑了一聲道：「上年安妹妹到上海來，向我說，你曾經到過南京一次，同翻卷江寧府的少爺游河，還叫了他一個局。他告給你說，我有話托他同你講，你事後就奉旨不再到他那裡去了。還是安妹妹怠慢你？還是聽得我的話有點不耐煩呢？」我被他這一問，倒問得無言可答，反勾起了我一肚皮沒處伸的冤抑兜底上心來，不由的眼圈兒又一紅。素蘭見我回答不出，那一眼泡的淚，已在眼眶裡滴溜溜的轉，只差滾將下來。他終是個世務上的人，看見我這番委曲難言的景況，陡然改換一副和藹春風的笑臉，對我道：「今日你初到我屋裡，又拖穆少爺的貴步，你千萬不必同我客氣。今日小東是我的，一來替你接風，二來替穆大少謝媒。」

柔齋正在炕上斜著身體，同阿二在那裡咬耳朵鬼混，聽說有酒喫，在炕上一翻身立起，插口道：「三來代你們二人敘舊。」阿二也隨著他立起來，站在我面前，用牙兒咬著手指甲，兩隻眼睛的視線直注到我身上，在那裡發怔。娘姨送上筆硯，請我點菜，又送上一疊局票，一疊請客票，放在桌上。接著，調開桌椅，安放杯筷。我對素蘭道：「菜可以不必點，局請柔齋代。我是從不歡喜代第二個局的客，看柔齋有甚麼知己的朋友，約幾位來，一同坐坐也好！」柔齋聽了，便拿起筆來，橫七豎八寫了十幾張局票，又寫了一張「南誠信阿根堂鮑宋忠」，一張「二馬路清芬樓下方天蔭」，一齊交給娘姨，傳與外場，發了出去。不一時，那兩男客已先後來到，都在二十左右的年紀，穿著一身華麗衣服，一個人鼻上架了一副十六開金絲茶鏡。柔齋上前次第介紹，彼此說了些久仰高拔的套話。他們兩人又補寫了幾張局票。柔齋便亂喊起手巾，早有房老娘姨，各人面前斟滿了酒。素蘭拖了一張椅子，斜坐在我的背後，挨次與他們敬拳敬酒，又照例唱了一出《牧羊卷》從「聽我妻，趙金堂，細說一遍」唱起，直唱到「一步兒，來至在，柴篷以外，猛抬頭，一輪日，未落西山」，唱得悲惋淒涼，合座為之不樂。

我見他們三人面面相覷，似有酸楚之意，我就將日間在昇平樓目睹的一段怪現狀，說與他們聽瞭解悶。方天蔭接口道：「小雅君子，你不盡悉上海租界的弊竇，較諸我們中國內地，更加百倍的混賬呢！任憑你奸拐盜劫，明訛暗詐，甚或打文武差事，（按江湖口切，明火劫掠名曰『打武差事』；雞鳴狗盜，名曰『打文差事』，皆賊盜之別名。）風火騙局（按海海無論各種生理，皆不出風火除要巾皮李褂八大家，統名曰相飯。）祇要同包探有了人情，就可出入租界，通行無阻。設或他們那班人一個都沒有來往，哪怕你真是個孝廉方正，也一樣拿你出醜，硬當作匪類看待。還有張家帽子拿去李家頭上戴，犯法的人，仍然一日到夜的花酒茶圍，遊行自在；沒有犯法的人，倒反去代他喫官司，坐外國牢。」我問道：「包探通同作弊，難不成會審的委員也不愛惜人命，同他們一篷風的糊到底嗎？柔齋插嘴道：「我從前初到上海的時候，也是如此說。後來才曉得那起會審委員，千個屠戶一把刀，人人都抱著一個同領事見好的宗旨，凡遇會審案件，大半是隨著領事做主，領事又只憑巡捕房一面報告，巡捕房又全仗包探一句話，所以各案的裁判權，就暗暗的操在包探手裡了。你想，他們充包探的人，可有個善良之輩？統是殺人還要想不流血的大流氓。別人說是租界的官事十起倒有九起是冤枉案，在我兄弟看起來，真正十案即有十案是冤枉的呢！再者，還有一件事，那野雞堂子裡女本家，沒有一個不姘探夥的，沒有一個探夥問起來不開野雞堂子的。老實說，直把巡捕房的權勢，明目張膽的拿了來，替他們抗娼。諸如我聽見前年北邊兵亂的時候，有個甚麼租界裡最有名譽的包探名下一個小夥計，我一時忘記他的名姓，只知綽號叫做『都天大舅舅』。從北路買了若干的女孩子來，候去年北省平靖了，他又把這起女孩子一個個販到牛莊、威海等埠去出賣。只要哪處有水旱偏災，哪處就是他的發財方向。成船累載的運到上海來，揀面孔漂亮的留著自己堂子裡賣娼，或是送去唱髦兒戲，或是收著做小老婆。那腳大臉醜的，儘著本埠各家野雞花煙間先選擇。別剩下來的，裝到南洋各埠去轉捩轉賣。聽說極醜的醜鬼，祇要是個女子，帶到海參威去，還可以值四五百金哩！你想，他要不是仗著探夥兩字的護身符，他一顆腦袋還夠殺的麼？至於誣裁個把平人做賊，打人幾個嘴巴子，更是老生常談了。宜乎那茶樓上別桌喫茶的人，沒有一個去望他一眼呢！」

我們正談得津津樂道，那各人代的堂差，已是如穿花蛺蝶一般，陸續到齊，誰叫的局都挨著誰的自家相好身旁，一排兒坐下。頃刻一片管弦嘈雜，京調秦腔的聲音，倒把我們的晉人清談，登時岔斷。柔齋鬧了要豁拳，又要賭一拳一杯酒，姓鮑的同姓方的倒也深表同情。祇有素蘭不大願意我喫酒。我留神看去，素蘭雖是笑逐顏開，究竟覺得有些不悅的性質含在眉目之間。柔齋也似乎看出，沖著方天蔭說了一句「母狗擋路」，方天蔭應道：「哎，是！」那鮑宋忠接著道：「喫酒只喫酒，莫提王三友，提了王三友，謹防狗一口。」我當時也不甚在意，以為他們偶爾說笑，只把全副精神用到素蘭身上去，大凡素蘭一顰一笑，一舉一動，莫不從我心窩裡研究一番而出，所以別人神情，我哪有許多心去關顧。

須臾，各人所叫的堂差已如鳥獸散去，房裡依然剩我們四五個人，寥若晨星，倒覺耳目為之一淨。娘姨每人面前，送上一碗乾飯，一碗稀飯。我酒已喫到七八分醉，只得勉強喫了點稀飯，取出四塊花邊，交與素蘭，叫他先替我將下腳開發掉，各人起身散席。他千萬不肯收，後來被我說了一句：「你可是怕我用不起，或是我心疼？」他才叫阿二收了去，房裡的娘姨大姐又千恩萬謝，說了許多的客氣話。穆、鮑諸人都開了輪飯賬，也替我胡亂開了個阿三。我看看表上面針已交十一點多鐘，心裡想隨著他們一同回寓，無奈外面馬褂坎肩，一律被素蘭鎖在櫥櫃裡，不肯拿出，只得權時住下，送柔齋各人先回。阿二一溜煙也隨柔齋走去，想必是去幹他們的那個老買賣去了。是曾經上海嫖界諸公類能領會，無須我著小說的人再交代。

再說我回房尚未坐下，素蘭即對我問道：「我有一句話要問你。」他說了那句，卻又欲語不語的，一味半吞半吐。我發急道：「好姐姐，你有甚麼話同我說了罷！你是一向知道我脾氣的，何苦拿著我裝在悶葫蘆裡呢？」素蘭道：「我不是問你別的話，我是要問你穆柔齋這一班大好老，你是幾時碰見的？」我知他話中有話，故意的道：「小穆他是個甚麼大好老？從前在南京同我胡混，你難不成倒忘記了麼？我們有十餘年不會了，今天是在四馬路無意遇著的。至於那兩位，簡直是一面不識，不過一時捉客陪主罷了。」我如今連名號都記不清了，你問他作甚？」素蘭笑道：「他們的名號記不清倒也罷了，單我耳朵裡，也不曉得聽見他換過幾次祖宗了。」我道：「究竟他們同小穆，現在上海幹點甚麼營業？」素蘭一面招呼外場說：「今晚所來的堂差和酒，都一概謝謝，請明日早點過來。」一面坐下來回我道：「他們有甚麼叫做營業？不過老爺少爺喊得比我們好聽些，那一種拿假圈套去騙人錢財，及至錢騙到手，跟著就翻轉臉認不得人，還不是同我們一樣的做手嗎？就怕我們有時兒還拿不出這種狠心腸來呢！我爽直兒告訴你罷，他們都是一起翻戲黨，要想把你當作生意空子做哩！」

我假意道：「甚麼叫翻戲黨？他們的宗旨，比平權革命如何？」素蘭道：「唉！他們這個黨，不比那個黨，我也鬧不清楚，名色多呢！又叫做甚麼攀把、翻天印、倒脫靴，那《海上繁華夢》小說裡，早已就刻著。我如今向他們黨中人細細的探聽，才知道《繁華夢》上所說的還是皮毛門外漢的話。那內中要緊的過門，同著名式春點，並未曾提及。今日先時在席上，他們見我同你要好，恐怕走漏他們的風聲，罵我是只母狗。我不因為是同你來的，我當時就要請教他了。後來忍了幾忍，我才把這口氣咽了下去的。聽說他們黨中門戶很多，有甚麼『反』『正』『提』『撥』。總而言之，不出先同你異樣拍馬屁，後來一步步分作前中後三起人出現，候你同他好的多一個頭了，他必定是那前來的人說是遇著賭騙，要尋死覓活。中間出現的人，便說後來的朋友如何年少無知，如何多金豪富，他自己五木訣又如何千靈萬妥，夥你去入局。你受他一番知己，見他要尋死，本有拔刀相助的心，如今聽說又不要你費錢，只須各人拼出本銀，在臺面上擺一擺，轉瞬就可以發注大財，既幫扶朋友，自家又利益均霑，心中已是無有不肯的了。他又抓上一把銅錢用碗蓋著，做那廣東抓錢寶形式與你看，並將那其中的若何寶由你做，他們三人，都照你伸的指頭數目，分龍虎單雙四門的機關說與你聽。你祇要動了一點或好義或貪利的心，包管就偏偏在你自己手上，不知不覺的將碗下錢數弄錯了。假如碗裡是單數青龍，你倒伸了二個指頭，報了雙數白虎。你想，錢被人家贏了去，還是小事，那同夥的被你帶累，可就不好了！」我道：「我也不是個死人，怎麼會連幾個銅錢都不會數？」素蘭笑道：「全局的機關，就在要你自己做錯，不能埋怨別人。別人還要來埋怨你這一點兒巧妙。你未身歷其境，說了再也不會明白。我曾經留下個翻戲黨內容調查簿，明日沒有事取出來，倩個畫工配起圖來，與你一看就知道了。」

我聽素蘭的一番話，始恍然大悟穆柔齋現在入了賭匪一流，不覺嘆道：「好端端的一個佐領少爺，流而為匪，未免可惜！」素蘭笑道：「他們這一班人，翰林院的太史公還不知道有多少呢！甚麼個把少爺，算甚麼希奇？我是甚麼人，他就有甚麼人來配你。從前我們揚州有個鹺商，喜歡扶鸞，他們黨中居然就有善於扶鸞的人上去。一日沙盤飛處，說是張恒侯臨壇，還留了四句詩是：

露筋裂臂血痕幹，日甲三千午夜寒。
千古傷心千古恨，自今猶望漢門關。

你想，這詩句是若何雄渾有魄力，豈是編口號的人所可想的嗎？後來整整的被他們騙了兩三萬銀子去呢！聽說還送了鹺商一個標緻小老婆。」我笑道：「這還上算，雖是丟掉幾萬銀子，還落得個紅袖添香，錦衾侍寢。」說著，阿二已回向素蘭耳邊咕嚕了一大起，又匆匆的走去。素蘭候他走過，向我笑道：「豈有此理！他們別人不知道，難不成小穆也不清楚我同你的情分嗎？他叫阿二來向我商議，要我做中立國。事成之後，提二成客賬送我。我恐怕他們又想甚麼主意來損你，已經托阿二回絕了他們去了。」我聽畢素蘭的前後言語，感激之至。鍾上已是子正，覺得身體睏倦，想日後讀我書的人，也要眼倦了，索性大家睡罷！於是攜了素蘭的手，權入羅幃，將三十年經過的歷史，姑為擱起，先赴陽臺一夢。正是：

白衣蒼狗尋常事，
都付人間一夢婆。

要知三十年後如何，且俟續部再敘。